

改革开放以来 生态文学创作研究

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198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深入到中国当代作家的灵魂，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指导着或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实践，而这势必给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带来若干新的元素、新的命题和新的内质

Gaige Kaifang Yilai
Shengtai Wenxue Chuangzuo Yanjiu

高旭国 闫慧霞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 生态文学创作研究

高旭国 闫慧霞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研究/高旭国, 闫慧霞
著.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109-21363-0

I. ①改… II. ①高… ②闫…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9968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18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策划编辑 赵 刚

文字编辑 张 岩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35 千字

定价: 3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系 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名称：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研究

项目批准号：12YJAZH017

【 前 言 】



本书旨在讨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文学创作。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 1978 年末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文学史叙述当中一般把此后这一历史时段统称为新时期。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人主张把新时期分作两段，切割出一个“新世纪”。应当说，分两段叙述不无道理，因为新时期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总不能无休止的延续。但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总是复杂的，岁月的流逝并不等于文学的流逝，年代的更替也并不等于文学的变革，文学时间不仅与自然时间不同，而且与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运行的时间表都有不小的差别。

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而言，如果想在新时期与新世纪之间划上一条清晰的界线，是比较难的。我们只能大体上确认，1980 年代是生态文学创作的萌芽期，1990 年代以后是生态文学创作的迅速发展和逐步繁荣期。另外，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看，文学的进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增量的过程，对之进行简化和压缩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本书内容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为“导论”，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的视角，先梳理生态文学的称谓与界定，后分析生态文学研究的几种模式和几个问题，最后通过回顾新文学过往历程中的四种写作观念和写作范式，归纳出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第二部分为“上篇”，从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研究的视角，先

宏观概述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的创作背景和发展脉络，后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分两个时期（1980年代和1990年代至新世纪）全面系统地论述生态报告文学、生态小说、生态散文和生态诗歌的创作状况。

第三部分为“下篇”，从作家作品研究的视角，选取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领域具有代表性的8位作家及其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作品，从思想文化内涵、艺术审美表现以及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总体格局当中的地位成就、价值意义等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微观解读和分析评价。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的研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的脚步而发端、发展的。这些年来，许多学者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我们谨以此书，为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学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目 录]



前言

导论	1
一、生态文学的称谓与界定	1
二、生态文学研究的模式与问题	15
三、生态文学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24

上 篇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概观	32
一、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背景	32
二、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历程	36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	44
一、1980 年代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	47
二、1990 年代以来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	55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小说创作	64
一、1980 年代的生态小说创作	68
二、1990 年代以来的生态小说创作	75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散文创作	96
一、1980 年代的生态散文创作	97
二、1990 年代以来的生态散文创作	103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诗歌创作	116
一、1980 年代的生态诗歌创作	119
二、1990 年代以来的生态诗歌创作	124
 下 篇 	
第六章 全景观照的生态报告文学家徐刚	144
一、宏大的生态叙事	145
二、石破天惊之作——《伐木者，醒来！》	155
三、恢弘大气之作——《守望家园》	161
第七章 森林生态的报告者李青松	171
一、倾听遥远的虎啸	172
二、中国告别伐木时代	180
三、故事体报告文学	188
第八章 人类生存生态的报告者王治安	192
一、土地、人口、粮食等人类生存问题的生态聚焦	192
二、忧思录与启示录	202
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	207
第九章 从虚构到纪实的两栖环保作家哲夫	213
一、“环保作家”与“绿色卫士”	213
二、黑色生态系列	217

三、江河报告系列	223
第十章 原始风景的讲述者迟子建	234
一、万物有灵的生态世界	235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关系	244
三、诗意栖居的生态家园	253
第十一章 野地情怀的书写者张炜	264
一、融入野地的生态命题	265
二、张炜的“大地伦理学”	273
三、《九月寓言》——生态寓言	281
第十二章 绿色大散文的开创者李存葆	292
一、视野恢宏 立意高远	293
二、思想厚重 情感浓烈	299
三、气韵饱满 文字华美	307
第十三章 生态诗歌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华海	312
一、生态诗歌的倡导者	312
二、生态诗歌的实践者	318
参考文献	338
后记	346

导 论

一、生态文学的称谓与界定

(一) 生态文学的称谓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在生态文学概念产生及其使用的过程中,都先后出现过多种称谓。比如在国外,美国称之为“荒野文学”,日本、英国称之为“公害文学”,台湾地区称之为“自然写作”。在国内,最常见的有“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绿色文学”“自然文学”等称谓。

怎样看待和使用这些概念,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对于这些概念应区别使用,如厦门大学教授王诺 2003 年就在其《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明确指出:“究竟是使用‘生态的’(Ecological)一词好,还是使用‘环境的’(Environmental)一词好?这里面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统一称呼、厘清术语那么简单。问题的核心在于支撑这两类术语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一个是生态主义(Ecologism),另一个是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采用二者中的一种,意味着对一种观念的认同,也意味着对另一种观念的排斥。这样一来,对于这两类术语的选择,实际上就反映出在两种思想观念之间做出的选择。”^①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王诺接下来对“生态文学”“环境文学”和“自然书写”等几个常见的概念分别作了学理上的梳理,并在对其比较分析后认为使用生态文学的概念更为合适。因为支撑生态文学概念的思想基础是生态主义,生态主义的核心是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是反人类中心主义;而支撑环境文学概念的思想基础是环境主义,环境主义来自

^①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 版,第 10 页。

“弱人类中心主义”，或“开明人类中心主义”，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但不管怎样“弱”、怎样“开明”、怎样“现代”，本质上还都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由此看出，后者与前者在文化立场上是相互矛盾的，是无法把它们混淆在一起的。“自然书写”（“自然写作”）与生态文学相比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一，“自然书写”的写作对象过窄，包括不了生态文学的写作范畴，生态文学并非单纯地书写自然，而主要的是要揭示、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二、“自然书写”在思想上、体裁上的覆盖面又过宽，比如无论作者对自然持什么样的态度，只要写的是自然就可以，包括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写作，而这明显地与生态文学的“生态”题旨是相违背的。因此，王诺得出的结论是：“‘自然书写’这个术语既不能把生态文学全部涵盖，又将许多非生态的文学创作和非文学写作与生态文学混为一谈。”^①

沿着王诺开辟的思路前行，与王诺意见接近的还有张晓琴、温越等一批近年来热心于生态文学研究的学者。

如张晓琴在2006年发表的《论生态文学的内涵与特征》，也认为“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自然书写等是内涵与外延不同的概念”，因为“环境文学、环保文学只能是生态文学中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内涵与外延都小于生态文学，它的审美高度也低于生态文学，它仅局限于环境保护方面，还没有从创作思想和艺术审美观中提升到生态文学的高度。而被普遍采用的术语‘自然书写’或‘自然文学’是指描写自然的文学，它与生态文学也有不同……”^②

温越在2008发表的《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论析》一文中，对“生态文学”“自然写作”和“环境文学”也作了比较明晰的区分，他认为：“生态文学应当是在现代人类活动导致生态恶化背景下形成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价值，表现人类和自然事物生存生态、反思生态危机的文学。”“‘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 或译‘自然书写’），是以大自然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没有生态整体观以及文明批判的要求，创

①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23页。

② 张晓琴：《论生态文学的内涵与特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作历史源远流长,中外文学史上都有大量优秀的作品,作家往往借以表达对自然的感悟与体验。”“‘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是在环境保护运动中产生的旨在维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安全的文学形态,这类文学作品主要揭示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及其恶果、宣扬爱护环境的道德责任与义务。”^①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生态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区分时,有的研究者由于采用的视角和所持的标准与以上几位学者不同,所以得出了迥异甚或相反的内涵判断:“大自然文学这个提法比生态文学更具有艺术超越性,而且更具有现代新人类的精神。因为生态文学之‘生态’,即是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命环境,其价值指向还是‘人’,即生态文学第一要义还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实现对人的身份与价值的确认。而大自然文学之‘大自然’,则直接指向孕育人类并呵护人类的大自然世界,也就是说,大自然文学强调的是大自然的价值与意义,它建构的不是人本主义的、超越大自然世界的现实世界,而是对大自然的直接表达,是大自然之子对大自然母亲的深情呼唤与热爱。”^②看来,这位作者的见解主要是从语义学、词汇学的层面上生发出来的,而在王诺等人定义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则是系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伦理观。

另一种意见没有对“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环保文学”等作出区分,倾向或默认这些概念之间可以代用、互用、混用,如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先生就曾在1999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漫议绿色文学》的文章,他讲的“绿色文学”即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即是“环境文学”“环保文学”“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的代名词。他说:“我们想到孟浩然,想到王维,想到李白,想到苏轼,想到历代的山水诗和花鸟画作者,他们在创作时不可能有什么‘环保’意识,但他们笔下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外物的真情,对生命的赞美,对天人合一的理想,无不带着‘绿意’。我敢说,他们是‘绿色文学’、‘绿色艺术’的先驱。”^③在湖南学者向玉乔的笔下,“环境文学”与“生态文学”属同一概念,他说“环境文学(或称生态文学)是

① 温越:《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论析》,《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 谭旭东:《文学呼唤绿色哲学与地球意识》,《中国艺术报》2007年4月13日。

③ 童庆炳:《漫议绿色文学》,《森林与人类》1999年第3期。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主张通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传统文学形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审视和探讨。环境文学是世界文学园地里的一片绿草地，它不仅让人感受到文学艺术的温馨和美丽，而且给人类环保事业增添了一份成功的希望。”^① 而湖北学者张皓则干脆把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等视为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生态文学或称为环境文学、绿色文学，包括描写大自然，描写人的生存处境，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生态灾难，表现环境保护意识，抒发生态情怀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②

应当说，上述两种意见不存在孰是孰非，之所以出现分歧实属见仁见智。不过在这些概念长期的使用、磨合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了“生态文学”这一概念，而另外几种概念，包括“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环保文学”等，虽然也在使用，但使用的频率越来越低，而且一般局限在特定的语境下。这就像台湾“自然写作”的命名一样，台湾自 20 世纪 70 年代萌生这一文体以来，相继出现过“环境文学”“环保文学”“田园文学”“隐逸文学”“自然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等诸多称谓，甚至也包括“生态文学”，但最终得到台湾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是“自然写作”。这是本书采用“生态文学”概念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若对“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环保文学”“自然写作”等概念详加考辨，确可以找到其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确可以导致使用不同概念的人们各有各的理解角度和侧重点，而从生态主义思想文化的角度和高度来考虑，“生态文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二）生态文学的界定

关于生态文学的界定，学者们的意见更是众说纷纭。不过舍其枝叶，取其主干，我们可以将之归纳为偏重于狭义和偏重于广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围绕“人与自然”这一关键词界定，侧重关注自然生态问题。第二种类型则由此生发开去，辐射到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等方

① 向玉乔：《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② 张皓：《中国生态文学：寻找人与自然的和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

面的生态问题，特别是精神领域的生态问题成了关注的一个焦点。总的来看，研究者在使用“生态文学”概念时偏重于取其“广义”，而使用“环境文学”“绿色文学”“环保文学”“自然写作”等其他概念时则偏重于取其“狭义”。另外，在开展生态文学研究的初期，人们通常是从“狭义”上理解的，越到晚近期，越归结到“广义”的阐释上。

1. 偏重于狭义的界定

(1) 环境文学（环保文学）

“环境文学”的概念，是作家高桦（曾任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环境报》副刊主编、《绿叶》杂志执行主编）于1984年在国内率先提出的，她当时对此所做的解释是：“我们并不像日本、英国那样称‘公害文学’，是出于我国的国情，因为我们不仅要揭露破坏环境的人和事，而且要歌颂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人和事。”^①由此可见，我国环境文学从诞生那天起即把它定位于有关环境保护的范畴（等同于环保文学），并且，这种定位后来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多年来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比如1997年，张力军在为碧蓝绿文丛散文集《愿地球无恙》所写的“前言”中说：环境文学“以强化人们的环境意识为出发点，不仅揭露破坏污染环境的坏人坏事，环境观念淡薄的丑事蠢事，还大力讴歌为促进环保事业发展默默做出贡献的广大环保工作者，歌颂关心生态环境、热心环境的新人新事，新的道德风尚。同时抒写祖国壮丽的山河，描绘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美妙的关系，从而升华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环境伦理道德，也是它的一项重要使命”^②。

再如1998年周杰林在《试论环境文学及其反馈作用》一文中说：“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反映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许多作家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时代责任感，纷纷拿起笔来，或将残酷的环境现实揭示出来，以警醒人们；或以生动形象的笔墨，歌颂那些为保护环境和创造美好环境做出贡献的人和事。

① 杨颖：《绿叶还能绿多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9月4日。

② 张力军：《愿地球无恙·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页。

这就是环境文学……环境文学与文学的其他样式之区别在于它渗透着浓郁的环境保护思想。”^①

另外，像前面提到的湖南学者向玉乔在 2000 年所写的《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基本上是按照“环保文学”的理念来理解“环境文学”的：“提倡环境保护既是环境文学的明确主题，也是环境文学的最主要特点。环境文学对目前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并呼吁人类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而推动人类生态文明进程。环境文学是推进人类环保事业的一支特殊力量。”^②

在若干的“环境文学”界定中，批评家张韧的理解别具一格和别开生面，他没有把目光死盯在“环境文学”内部的含义上，而是跳出概念本身的框架，从外部观察其独有的特征和意义，所以他的解说令人耳目一新并给人颇多启迪。环境文学不仅是新的文学形式，而且是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原因在于：一、它打破了将文学视为一种题材的狭隘观念，其思维结构的核心是全人类意识和“地球村”意识。二、它的热点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由社会人际关系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这是当代文学的一场历史大转折。三、由人征服自然转向保护自然，在重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需要一种环境道德思维。^③ 试想，如果大家都能像张韧这样转换一下思路，脑子里少一点框框套套，环境文学界定中的趋同现象和雷同现象肯定会减少许多。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多数人将环境文学认定成环保文学，结果导致其内涵僵化和外延萎缩，过早地失去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外界的生存空间。

（2）绿色文学

1999 年，童庆炳先生所写的那篇随感录似的文章《漫议绿色文学》，就是从“狭义”上来理解“绿色文学”的。他高屋建瓴地从“人与自然”的关联中提取一种叫做“生命意识”的元素，认为这种元素是“绿色文学”的主要标志：“在我的观念里，绿色文学不仅仅是以自然界的动物与

① 周杰林：《试论环境文学及其反馈作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年第 5 期。

② 向玉乔：《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年第 5 期。

③ 参见张韧：《环境意识和环境文学》，《中国环境报》1987 年 1 月 17 日。

植物为题材，更重要的是要灌注生命意识。就是说，写什么题材，只是衡量是不是绿色文学的一个方面，写人的生命意识才是更为重要的方面。”“绿色文学就是一种崇尚生命意识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生命力活跃的文学，崇尚人与自然和解与和谐的文学习。”^①应当说，童庆炳先生的这种学术眼光是独到的和深邃的。

有的研究者对绿色文学的界定比较抽象，认为“绿色文学是一个生命顽强的混血儿，既可以姓‘绿’，更可以姓‘文’。”^②“绿色文学，就是表现或包蕴着绿色信息的文学。”^③这位作者在其文章中用“八性”来具体分析“绿色文学”的特质，显得很别致。其中的第二性——“表现自然性”最为重要，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着力展示客观自然原生态”，“二是表现自然规律美”，“三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四是表现写作主体化的大自然，即作家心中的大自然”。这说明，作者所讲的绿色文学实质上还是定位在“人与自然”的框架下，“绿色”基本上等同于“自然”。^④

与环境文学相比，专门论述绿色文学的文章较少，绿色文学的概念散见于报刊文章当中，一般都缺乏系统的阐释，含义上大多指向“环保”。我们来看这样的两则报道，一则是《陈建功等名家倡议全国作家承担绿色责任》，另一则是《陕西启动环境文学艺术“绿叶奖”评选活动》。前者称“环境文学是对作家良知的考验，当代环境作家必须拥有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高贵品格和大无畏精神，敢于同一切危害环境的反道德现象做坚决的斗争。”^⑤后者希望作家“积极创作环境保护题材的作品，宣传环保、倡导环保、支持环保，以推动陕西省环境文化建设的发展。”^⑥很明显，这里的“绿色”就是“环保”，与之类似的，比如像《可贵的绿色精神》一文谈及的“绿色散文”^⑦，《呼唤“绿色诗歌”》一文谈及的“绿色诗

① 童庆炳：《漫议绿色文学》，《森林与人类》1999年第3期。

② 杨文丰：《绿色——21世纪文学的紧迫使命》，《粤海风》1999年第4期。

③ 杨文丰：《论“绿色文学”的特质》，《南方农村》2001年第3期。

④ 参见杨文丰：《论“绿色文学”的特质》，《南方农村》2001年第3期。

⑤ 邓佳：《陈建功等名家倡议全国作家承担绿色责任》，《中国环境报》2005年9月23日。

⑥ 冯永强：《陕西启动环境文学艺术“绿叶奖”评选活动》，《中国环境报》2005年7月20日。

⑦ 何理：《可贵的绿色精神——评刘芳散文集〈绿色的乐章〉》，《文艺报》2008年3月29日。

歌”^①，《用绿色文学打造我们共同的家园》一文谈及的“绿色童话”^②等等。

由于绿色文学的命名属于一种象征寓意，命名者的主观随意性和艺术想象成分比较大，欠缺纯粹的学术术语所具有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学理性，所以难以形成研究者普遍的共鸣和共识。

(3) 生态文学

对“生态文学”像对上述“环境文学”和“绿色文学”那样作出单一的狭义解说的不多，几乎很少有人将之完全归结到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旗下，大多数论者都在谈及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切入到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的维度，注意扩宽其思想、文化的空间及其含量（以至于有的时候出现了混杂、泛化、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我们这里讲的“狭义”，只能是相对的和一定程度上的概念。

比如前面提到的湖北学者张皓，他在《中国生态文学：寻找人与自然的和弦》一文中给生态文学所下的定义：“描写大自然，描写人的生存处境，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生态灾难，表现环境保护意识，抒发生态情怀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这虽然可以说成是“狭义”上的理解，但在联系后文和纵观全文之后，又会发现作者的思路并不像这个定义这么简单，他提出的“生态关爱”与“人文关怀”的互动互补（即“人与自然的和弦”），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思想内涵。无独有偶，作者在《生态文艺：21 世纪的诗学话题》一文中对“生态文艺”所作的解说，具有同样的双重视角和双重语义的特点：“生态危机警醒世人，生态文艺勃然而兴，‘人与自然’成为 21 世纪全世界文学的重大主题。”从前面这句话看，无疑是属于“狭义”上的理解，可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马上超越了“人与自然”的框架，“一批作家侧重于报告自然生态的危机，另一批作家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有一些作家则以文学表现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危机。”——这是典型的张皓似的解说方式，这也代表了一些

① 熊国华：《呼唤“绿色诗歌”》，《文艺报》2006 年 8 月 1 日。

② 王泉根：《用绿色文学打造我们共同的家园——评饶远的生态环保童话》，《文艺报》2006 年 3 月 23 日。